

國學基  
本叢書  
古書辨偽四種



書叢本基學國

種四偽辨書古

著 麟應胡 濂 宋  
述 崔 恆際姚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諸子辯序·····    | 宋濂·····  | 一   |
| 諸子辯·····     | 宋濂·····  | 一   |
| 諸子辯跋·····    | 宋濂·····  | 二七  |
| 四部正譌引·····   | 胡應麟····· | 二八  |
| 四部正譌上·····   | 胡應麟····· | 二九  |
| 四部正譌中·····   | 胡應麟····· | 四五  |
| 四部正譌下·····   | 胡應麟····· | 六一  |
| 古今僞書考序·····  | 姚際恒····· | 七七  |
| 古今僞書考·····   | 姚際恒····· | 七八  |
| 考信錄提要卷上····· | 崔述·····  | 一二一 |

古書辨僞四種

二

考信錄提要卷下……………崔述……一五一

# 古書辨僞四種

## 諸子辯 并序

金華宋濂景濂

諸子辯者何？辯諸子也。通謂之諸子何？周秦以來，作者不一姓也。作者不一姓，而其立言何？人人殊也。先王之世，道術咸出於一軌，此其人人殊何？各奮私知而或鑿大道也。由或鑿大道也，其書雖亡，世復有依倣而託之者也。然則子將奈何辭而辯之也？曷爲辯之？解惑也。

鬻子一卷，楚鬻熊撰。爲周文王師，封爲楚祖者。書二十二篇，蓋子書之始也。藝文志屬之道家，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九卷。今世所傳者，出祖無擇所藏，止十四篇。崇文總目謂其八篇已亡，信矣。其文質其義宏，實爲古書無疑。第年代久邈，篇章舛錯，而經漢儒補綴之手，要不得爲完書。黃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記，則非也。序稱熊見文王，年已九十。其書頗及三監曲阜時事，蓋非熊自著。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。不然，何其稱昔者文王有問於鬻子云？

管子二十四卷，齊大夫管夷吾撰。夷吾字仲。其書經劉向所定，凡九十六篇。今亡十篇。自牧民至幼官圖九篇爲經言，五輔至兵法八篇爲外言，大匡至戒九篇爲內言，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爲短語，任法至內業五篇爲區言，封禪至問霸十三篇爲雜篇，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爲管子解，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爲管子輕重。予家又亡言昭、修身、問霸、牧民解、輕重庚五篇，止八十一篇。題云唐司空房玄齡注，或云非也。尹知章注。是書非仲自著也。其中有絕似曲禮者，有近似老莊者，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，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。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，附以他書成之。不然，毛嬙西施，吳王好劍，威公之死，五公子之亂，事皆出仲後，不應豫載之也。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，又有三歸之溺，奚暇著書，其說是矣。先儒之是仲者，稱其謹政令，通商賈，均力役，盡地利，既爲富強，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；餘如心術白心之篇，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；其能一匡天下，致君爲五伯之盛，宜矣。其非仲者，謂先王之制，其盛極於周。后稷、公劉、大王、王季、文、武、成、康、周公之所以制周者，非一人之力，一日之勤；經營之難，積累之素，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矣。及其衰也，而仲悉壞之，何仲之不仁也！嗚呼，非之者固失，而是之者亦未爲得也。何也？仲之任術立伯，假義濟欲，縱能致富強，而汲汲功利，禮物俱喪，其果

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？周自平王東遷，諸侯僭王，大夫僭諸侯，文、武、成、康、周公之法，一切盡壞，列國盡然，非止仲一人而已也。然則仲何如人？曰：人也，功首而罪魁者也。曰：齊之申、韓、鞅、斯之列，亦有間乎？曰：申、韓、鞅、斯，刻矣，而仲不至是也，原其作俑之意，仲亦烏得無罪焉？薄乎云爾。

晏子十二卷，出於齊大夫晏嬰。漢志八篇，但曰晏子。隋唐七卷，始號晏子春秋。與今書卷數不同。崇文總目謂其書已亡，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。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爲之，非嬰所自著。誠哉是言也。

老子二卷，道經、德經各一。凡八十一章，五千七百四十八言。周柱下史李耳撰。耳字伯陽，一字聃。耳漫無輪也。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，以其書授關尹喜。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，實魯隱公之元年。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。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，已一百七十二年。老聃，孔子所嘗問禮者，何其壽歟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，及或言二百餘歲者，果可信歟？聃書所言，大抵斂守退藏，不爲物先，而壹返於自然。由其所該者甚廣，故後世多尊之行之。「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」道家祖之。「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，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，」神仙家祖之。「吾不

敢爲主而爲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，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扔無敵，執無兵，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，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」兵家祖之。「道沖而用之或不盈，淵乎似萬物之宗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若存，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」莊列祖之。「將欲翕之，必固張之，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，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，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」申韓祖之。「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」張良祖之。「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朴。」曹參祖之。聃亦豪傑士哉！傷其本之未正，而未流之弊至貽士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。雖聃立言之時，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。嗚呼！此姑置之。道家宗黃老，黃帝書已不傳，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。爲其徒者，乃棄而不習，反依倣釋氏經教以成書。開元所列三洞瓊綱，固多亡缺。而祥符寶文統傳所記，若大洞真，若靈寶洞玄，若太上洞神，若太真，若太平，若太清，若正一諸部，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，又多雜以符咒法錄丹藥方技之屬，皆老氏所不道。米巫祭酒之流，猶自號諸人曰：「吾蓋道家，吾蓋道家」云。

文子十二卷，老子弟子所撰，不知氏名。徐廣曰：「名鈺。」李暹曰：「姓辛，葵邱濮上人，號曰計然，范蠡師事之。」裴駟曰：「計然姓辛，字文子，其先晉國公子也。」孟康曰：「姓計名然，越臣也。」蔡謨



曰：「計然者，范蠡所著書篇名。非人也。謂之計然者，所計而然也。」顏師古曰：「蔡說謬矣。古今人表：計然列在第四等。計然一名計妍。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。倪與妍然三音皆相近，故譌耳。」由是觀之，諸說固辯矣。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。予嘗考其言，壹祖老聃，大概道德經之義疏爾。所謂「體道者不怒不喜，其坐無慮，寢而不夢，見物而名，事至而應」，卽「載營魄抱一，專氣致柔，滌除玄覽」也。所謂「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，先遠辱而後求名，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，是以禍患無由至，非譽不能塵垢」，卽「知白守黑，知雄守雌，知榮守辱」之義也。所謂「靜則同，虛則通，至德無爲，萬物皆容」，卽「道常無爲而無不爲，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」也。所謂「道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幽，可以明，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」，卽「道沖而用之或不盈，淵乎似萬物之宗」也。其他可以類推。蓋老子之言宏而博，故是書雜以黃老、名法、儒墨之言以明之，毋怪其駁且雜也。計然與范蠡言，皆權謀術數，具載於書，絕與此異。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。黃氏屢發其僞，以爲唐徐靈府作，亦不然也。其殆文姓之人，祖老聃而託之者歟？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說，誤指爲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？

關尹子一卷，周關令尹喜所撰。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，頗見之漢志。自後諸史無及之者。意其亡已久矣。今所傳者，以一字、二柱、三極、四符、五鑑、六七、七釜、八籌、九藥爲名。蓋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。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？前有劉向序，稱蓋公授曹參，參薨書葬；孝武帝時，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，祕而不出，向父德治淮南王事，得之。文旣與向不類，事亦無據。疑卽定之所爲也。間讀其書，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，而藉吾儒言文之。如變識爲智，一息得道，嬰兒藥女，金樓絳宮，青蛟白虎，寶鼎紅爐，誦咒土偶之類，明之時無是言也。其爲假託，蓋無疑者。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於此，過矣。然其文雖峻潔，亦頗流於巧刻。而宋象先之徒，乃復尊信如經，其亦妄人哉。

亢倉子五卷，凡九篇。相傳周庚桑楚撰。予初苦求之不得，及得之，終夜疾讀，讀畢歎曰：『是僞書也，勦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成之也。其言曰：「危代以文章取士，則剪巧綺縵益至，而正雅典實益藏。」夫文章取士，近代之制，戰國之時無有也。其中又以「人」「易」「民」以「代」易「世」。「世民，太宗諱也。僞之者其唐士乎。」予猶存疑而未決也。後讀他書，果謂「天寶初，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真經，求之不獲。襄陽處士王士元，采諸子文義類者，撰而獻之。」其說頗與予所見合。復取讀之，益見其言詞

不類，因棄去不復省。農道一篇，雖可讀，古農家書具有之。或且謂可孤行，吾亦不知其爲何說也。

鄧析子三卷，鄧析撰。析操兩可之說，設無窮之辭。當子產之世，數難子產之法。子產卒後二十一年，駟馱爲政，殺鄧析而用其竹刑。夫析之學，兼名法家者也。其言「天於民無厚，君於民無厚，父於子無厚，兄於弟無厚」，刻矣。夫民非天弗生，非君弗養，非父弗親，非兄弟友，而謂之無厚，可乎？所謂不能屏勃厲，全天札，執穿窬詐僞誅之；堯舜位爲天子，而丹朱、商均爲布衣；周公誅管蔡，豈誠得已哉？非常也，變也。析之所言如此，真不法先王，不是禮義，而好治怪說者哉。其被誅戮，宜也，非不幸也。

鶡冠子，楚人撰，不知姓名。嘗居深山，以鶡羽爲冠，著書四卷，因以名之。其書述三十變通古今治亂之道，而王鈇篇所載楚制爲詳。立言雖過乎嚴，要亦有激而云也。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，固不可哉。第其書晦澀，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，讀者往往厭之，不復詳究其義。所謂「天用四時，地用五行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」，此亦黃老家之至言。使其人遇時，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。黃氏又謂韓愈獵取二語之外，餘無留良者，亦非知言也。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哉。陸佃解本十九篇，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。子家所藏，但十五篇云。

子華子十卷，程本撰。本字子華，晉人，曰魏人者非也。藝文志不錄。予嘗考其書，有云：「秦襄公方啓西戎，子華子觀政於秦。」又稽莊周所載子華子事，則云：「見韓昭僖侯。」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，而昭僖之事在春秋後，前後相去二百餘年，子華子何其壽也？其不可知者一。孔子家語言孔子遭齊程子於郟，程子蓋齊人。今子華子自謂程之宗君受封於周，後十一世，國并於溫。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，在西周，當爲畿內小國。溫者，周司寇蘇忿生之所封。周襄王舉河內溫原以賜晉文公，溫固晉邑也。孰謂西周之程，而顧併於河內之溫乎？地之遠邇，亦在可疑。其不可知者二。後序稱子華子爲鬼谷子師。鬼谷，戰國縱橫家也。今書絕不似之，乃反類道家言。又頗勦浮屠、老子、莊周、列禦寇、孟軻、荀卿、黃帝內經、春秋外傳、司馬遷、班固等書而成。其不可知者三。劉向校定諸書，咸有序，皆淵摭明整，而此文獨不類。其不可知者四。以此觀之，其爲僞書無疑。或傳王銍性之、姚寬令威多作贋書，而此恐出其手，理或然也。然其文辭極舂容，而議論煥發，略無窘澀之態，故尤善惑人。人溺文者，孰覺其僞哉？

列子八卷，凡二十篇，鄭人列禦寇撰。劉向校定八篇，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。柳宗元云：「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，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，則鄭繆公二十四年，當魯繆公之十年，向蓋因魯繆公

而誤爲鄭爾。」其說要爲有據。高氏以其書多寓言，而并其人疑之；所謂禦寇者，有如鴻蒙、列缺之屬，誤矣。書本黃老言，決非禦寇所自著，必後人會萃而成者。中載孔穿、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，皆出禦寇後。天瑞、黃帝二篇，雖多設辭，而其「離形去智，泊然虛無，飄然與大化游」，實道家之要言。至於楊朱力命，則爲我之意多，疑卽古楊朱書，其未亡者勦附於此。禦寇先莊周，周著書多取其說。若書事簡勁宏妙，則似勝於周。間嘗熟讀其書，又與浮屠言合。所謂「內外進矣，而後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無弗同也。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，不覺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。」非大乘圓心說乎？「蜺旋之潘，合作番爲淵，止水之潘爲淵，流水之潘爲淵，濫水之潘爲淵，沃水之潘爲淵，沈水之潘爲淵，雍水之潘爲淵，汧水之潘爲淵，肥水之潘爲淵。」非修習教觀說乎？「有生之氣，有形之狀，盡幻也。造化之所始，陰陽之所變者，謂之生，謂之死，窮數達變，因形移易者，謂之化，謂之幻。造物者其巧妙，其功深，固雖窮難終。因形者其巧顯，其功淺，故隨起隨滅。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，始可以學幻。」非幻化生滅說乎？「厥昭生乎濕，醯雞生乎酒，羊奚比乎不筍，久竹生青寧，青寧生程，程生馬，馬生人，人久入於機，萬物皆出於機，皆入於機。」非輪迴不息說乎？「人胥知生之樂，未知生之苦，知死之惡，未知死之息。」非寂滅爲樂說

乎？「精神入其門，骨髓反其根，我尙何存？」非圓覺四大說乎？中國之與西竺，相去一二萬里，而其說若合符節，何也？豈其得於心者，亦有同然歟？近世大儒，謂華梵譯師，皆竊莊列之精微，以文西域之卑陋者，恐未爲至論也。

曾子，孔子弟子，魯人，曾參所撰也。漢志云十八篇，唐志云二卷。今世所傳，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，分爲二卷，與唐志合，視漢則亡八篇矣。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。予取而讀之，何其明白皎潔，若列星之麗天也！又何其敷腴諄篤，若萬卉之含澤也！傳有之：「有德者必有言。」信哉！「七十而從心，」進學之序；「七十免過，」勉人之辭；其立言迥然不同也。周氏不察而譏之，過矣。「君子愛日，」誨學者也；「一日三省，」自治功也；語有詳略，事有不同也。高氏以辭費誚之，亦何可哉？或謂大孝篇有及樂正子春事，固出後人所輯，而非曾子所自著，則庶幾也。

言子三卷。言子名偃，字子游，吳人。近新昌王燾哀論語書所載問答而爲此書。不知者直謂偃所自著，蓋非也。大抵古書之存於今者，多出於後人之手。如孔子家語，謂爲孔安國所錄壁中之文，往往多鈔左傳禮記諸書，特稍異其辭耳。善讀者固不敢與之。世傳賈誼新書，謂誼所作，亦不過因過秦論

弔湘賦而雜以漢書中語足之，似非誼本書也。此猶有所附麗而然。古三墳書亡已久。宋毛漸特出之。山墳則言君臣民物陰陽兵家，謂之連山。氣墳則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，謂之歸藏。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，謂之乾坤。與先儒所言三易大異。陰符古無是書，唐李筌特出之，以爲黃帝所作。皆取兵家譎誕不經語，而文以奇澀之辭。又妄說太公、范蠡、鬼谷、張良、諸葛亮等訓誥，皆鑿空扇虛以惑世，尤使人驚愕不止。是果何爲哉？予讀言子之書，於是乎有感。

子思子七卷，亦後人綴輯而成，非子思之所自著也。中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？子思子曰：「先利之。」軻曰：「君子之告民者，亦仁義而已，何必曰利？」子思子曰：「仁義者，固所以利之也。上不仁則不得其所，上不義則樂爲詐，此爲不利大矣。」他日，孟軻告魏侯，罄以仁義，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。或者不察，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，何耶？

慎子一卷，慎到撰。慎到，趙人，見於史記列傳中。館閣書目乃曰瀏陽人。瀏陽在今潭州，吳時始置縣，與趙南北了不相涉也，誤矣。漢志云四十二篇。唐志云十卷，不言篇數。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。今所存者，唯威德、因循、民雜、德立、君人五篇耳。威德篇曰：「立天子以爲天下，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。立國

君以爲國，非立國以爲君也。立官長以爲官，非立官以爲官長也。」民雜篇曰：「大君者，太上也，兼蓄下者也。下之所能不同，而皆上之用也。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，盡包而畜之，無取去焉。」君人篇曰：「君人者，舍法而以身治，則誅賞予奪，從君心出矣。然則受賞者雖當，望多無窮；受罰者雖當，望輕無已。」皆純簡明易，類非刑名家所可及。到亦稷下能言士哉。莊周荀卿稱之，一則曰慎到，二則曰慎到。雖其術不同，亦有以也。

莊子十卷，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。內篇七，外篇十五，雜篇十一，總三十三篇。其書本老子，其學無所不窺，其文辭汪洋淩厲，若承日月，騎風雲，上下星辰而莫測其所之，誠有未易及者。然所見過高，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，曾不滿其一哂。蓋彷彿所謂古之狂者。惜其與孟軻氏同時，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。苟聞之，則其損過就中，豈在軻之下哉。嗚呼！周不足語此也。孔子百代之標準，周何人敢掊擊之，又從而狎侮之？自古著書之士，雖甚無顧忌，亦不至是也。周縱日見軻，其能幡然改轍乎？不幸其書盛傳，世之樂放肆而憚拘檢者，莫不指周以藉口。遂至禮義陵遲，彝倫斃敗，卒蹈人之家國，不亦悲夫！金李純甫亦能言之士，著鳴道集說，以孔孟老莊同稱爲聖人。則其沈溺之習，至今猶未息也。異



說之惑人也深矣！夫盜跖、漁父、讓王、說劍諸篇，不類前後文，疑後人所勦入。晁氏謂「孔子沒，道術散，老子始著書，周起而羽翼之。」老子著書，在孔未沒之先。

墨子三卷，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。上卷親士、修身、所染、法儀、七患、辭過、三辨七篇，號曰經。中卷尚賢三篇，下卷尚同三篇，皆號曰論。共十三篇。考之漢志七十一篇。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。已亡節用、節葬、明鬼、非樂、非儒等九篇，比今書則又亡多矣。墨者，強本節用之術也。子嘗愛其「聖王作爲宮室，便於主，不以爲觀樂」之言；又嘗愛其「聖人爲衣服，適身體，和肌膚，非榮耳目而觀愚民」之言；又嘗愛其「飲食增氣，充虛，強體，適腹」之言。墨子其甚儉者哉！卑宮室，非飲食，惡衣服，大禹之薄於自奉者。孔子亦曰：「奢則不遜，儉則固。」然則儉固，孔子之所不棄哉。或曰：「如子之言，則翟在所取，而孟子辭而闕之，何也？」曰：本二。

鬼谷子三卷，鬼谷子撰。一名元微子。鬼谷子無姓名里居，戰國時隱潁川陽城之鬼谷，故以爲號。或云王詡，謂一作詡者，妄也。長於養性治身，蘇秦張儀師之，受捭闔之術十三章，又受轉圓、肱箴及本經、持樞、中經三篇。轉圓、肱箴今已亡。梁陶宏景註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，隋志始有之，列於縱橫家。